

試論語用中的同形異義

凌德祥

南京大學外國學者留學生部

一、語言歧義與語用中的同形異義

同形異義，即具有相同的語音形式或書寫形式的語言片段具有不同的意義。傳統語言學把在語言表達中出現的同形異義現象稱作「歧義」、「模稜」或「雙關」，並把「歧義」和「模稜」看作是一種語病，是需要表達中加以限制和消除的。現代語言學認為「同形異義」(歧義)是語言中的普遍現象，在表達中運用得當可以增強表達效果，運用不當則不利於表達。同形異義(歧義)的研究在現代語言學理論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描寫語言學家 L. Bloomfield 解釋結構層次不同而產生的同形異義(歧義)，認為傳統語言學不能對此作出較滿意的解釋。N. Chomsky 則認為他比描寫語言學更加高明，因為他的轉換生成語言學可以很好地解釋同形語義結構的歧義，而描寫語言學卻做不到。在現代語言學理論中，同形異義已成為試金石，似乎可用來鑒別某種理論的優劣。六十年代以來，現代語言學新論頻出，因此，同形異義(歧義)的研究也就成為熱門的研究課題。

現代語言學研究的同形異義主要指同形(相同書寫形式或相同語音形式)話語或話語片段本身(不依靠特定情景和上下文參加進來以後所產生的交際信息)可能出現的不同解釋。這些不同解釋，不一定是事實上的多種解釋。如：

- [1] 動員這些孩子的媽媽們出來把自己的孩子領回去。
- [2] 這些孩子的媽媽們幹得跟年輕的姑娘們一樣歡暢。

[1]和[2]中都有「這些孩子的媽媽們」，但在[1]中是「這些孩子的/媽媽們」，在[2]中是「這些/孩子的媽媽們」，各自在語言表達上並未構成歧義，而語言學家們卻把「這些孩子的媽媽們」從這兩句中抽出來分析為結構不同的歧義組合。¹可見現代語言學所指的同形異義主要是屬於抽象的語言歧義。筆者曾指出應區分語言格式(可能

1 石安石：《說歧義》，《中國語言學報》第三期，1988年，頁1-15。

的)、具體語言單位(現實可能的)和表達(現實的)層面上的不同的同形異義。²語用中的「同形異義」或「歧義」有些與語言歧義有著密切的關係,有些已超出了語言歧義的範疇。例如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有以下一段對話:

[3] (三太太:高醫生,高醫生來啦!)

高醫生:噢!是三太太,上回給你開的藥吃了怎麼樣?

三太太:好多了,就是夜裏總不踏實。

高醫生:哦!嗯——那我抽空再給你換兩味藥。

三太太:好啊!

從語(字)面上來看意義比較單純,只是病人與醫生之間的一般對話。但從電影前後情節所提供的二人有過私情及幽會情境來看,即可發現二人表面上當眾說看病之事以掩人耳目,實則重溫前情並暗定約會。這段對話在特定語境中即構成了給在場其他人聽的語面意義和兩人交談的實際意義這兩種語用意義。如果我們只注重語言歧義,而忽視對語用中的這些「同形異義」現象加以研究,必然會對許多活生生的豐富多彩的語用事實熟視無睹,這對於語用中這類現象的教學和研究是十分不利的。

二、語境與語用中的同形異義

語用中的同形異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同一語言片段具有語(字)面意義與實際用義。如時下影視中所描述的年輕女孩子,在對自己十分喜愛的男孩子表露感情時喜歡說:「你真壞!」其真實用意則是說:「你真好!」或「你真可愛!」語面的「正語」與語用的「反語」構成了語用中的同形異義,而表達中語面意義不起表義作用。

二、同一語言片段在不同的表達環境中呈現出不同的語用意義。如:

[4] (看錶)哎呀,不早了!

在不同語境中可能會有「該上班了!」「該去看電影了!」等等意義。

三、同一語言片段同時受不同語境影響而呈現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用意義。如:

[5] 教師:上課了! { 請安靜!(對教室內本班學生)
請進來!(對教室外本班學生)
請離開!(對教室內外班學生)

2 凌德祥:《論語言中的歧義現象》,《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86年第1期;又載《語言學論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本文主要探討第二類和第三類較狹義的語用中的同形異義，即同一語言表達片段具有不同的語用意義。

語言歧義的研究總是力求避免語境等交際信息的干擾，而語用中的同形異義總是伴隨著特定的語境。語境對語言表達片段具有一定的制約和變異作用。一方面語言歧義在特定語境中實現為語用中的同形異義，另一方面意義較為單一的語言片段由於語境的變異作用，可以產生出特定的語用意義，從而形成語用中的同形異義。筆者以為語境可以大致分為語篇外環境與語篇內構成的環境。

語篇外環境指話語片段以外的有關交際雙方的「情境」、現實的「場境」和交際時的「背景」等。「情境」是指交際者的表達目的、交際者的身分、經歷、心境、交際雙方的關係以及表情、身態、手勢等副語言行為。「場境」指交際的時間、場所以及直接參與交際以外的人或人羣等現場環境。「背景」包括交際者所處的政治、經濟、歷史等社會文化背景及語言背景等。語篇內環境主要指話語片段本身所構成的「語流」(書面的上下文或口語的前後語)和語篇內部所描述的「篇內情境」、「篇內場境」和「篇內背景」等。

三、語用中的同形異義的基本類型

(一)語言材料歧義形成語用中的同形異義

抽象的語言歧義在特定語境中未受到嚴格限制，從而實現為語用中的同形異義即「表達歧義」或「語用歧義」。

1. 詞語的「同形異義」所形成的語用中的同形異義。如：

[6] 他們多半不來了。

多半 $\begin{cases} \text{大 概} \\ \text{大 多數} \end{cases}$ (詞語多義)

[7] 請注意 limào !

limào $\begin{cases} \text{禮 貌} \\ \text{禮 帽} \end{cases}$ (詞語同音)

[8] 他頭髮長得很怪。

長 $\begin{cases} \text{zhǎng} \\ \text{cháng} \end{cases}$ (詞語書寫上同形)

[9] 他是黑人。

黑人 $\begin{cases} \text{黑 種 人} \\ \text{無 戶 籍 的 人} \end{cases}$ (詞語同形同音)

2. 語法歧義形成的語用中的同形異義。如：

- [10] 中央電視臺播放《三個瑪麗亞媽媽》電視節目。

三個瑪麗亞媽媽



A
B (句法層次不同)

- [11] 國家制定了有關進口汽車的政策。

進口汽車



A. 動賓
B. 偏正 (語法關係不同)

3. 語義歧義所形成的語用中的同形異義。如：

- [12] 這是魯迅的書。

魯迅的書 { 有關魯迅的書
屬於魯迅的書 (語義關係不同)
魯迅所寫的書

- [13] 英語作業：26 個字母大小寫各寫 5 面。—— 1989 年錄於某校佈置的假期作業

26 個字母大小寫各寫 5 面 { 26×2 (大小寫) $\times 5$ 面 = 260 面
 $26(A \sim Z)$ 大寫 5 面，小寫 5 面，共 10 面
 $26(Aa \sim Zz)$ 大小寫連寫 $\times 5$ 面 = 130 面

- [13] 是由於「各」與「26」、「大小寫」以及「5 面」等在語義分合關係上存在多義所致。

(二) 意羣分連及語義強調點不同而形成語用中的同形異義

- [14] 我差一點沒跟他結婚。

強調「沒」，表明事實上跟他結婚了；強調「結婚」，表明事實上沒跟他結婚。

- [15] 釀酒缸缸好香醋壘壘酸

養豬頭頭大老鼠個個瘟

- [15] 在語用中，由於語音停連或移行及標點等書寫款式不同，至少有 A、B 兩種不同意義。如：

A. 釀酒缸缸好(，)	B. 釀酒缸缸好香醋(，)
香醋壘壘酸(。)	壘壘酸(。)
養豬頭頭大(，)	養豬頭頭大老鼠(，)
老鼠個個瘟(。)	個個瘟(。)

有時，同一語用中的同形異義可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如：

[16] 即食文化大革命——香港地鐵廣告語

[16]可以有兩種語音停連方式，即「即食文化/大革命」或「即食/文化大革命」，但這兩種意義不同的停連，也體現了語法關係與句法層次的不同。

(三)詞語變用形成的語用中的同形異義

有些詞語在一般情況下不認為是同形異義，但在特定語境中，某些詞語可能會賦予新的臨時的意義，即可能構成語用上的同形異義。詞語變用後，有時語法和語義關係也會發生變化。如：

[17] V + N 格式

述	賓	偏	正
a. 看	書	——	
b. ——		出租時間	
c. 出租汽車		出租汽車	

[18] N + 的 + N 格式

領屬關係	內容與形式關係	材料與成品關係
a. 小王的哥哥	——	——
b. ——	——	木頭的房子
c. 魯迅的書	魯迅的書	——

在「V + N 格式」和「N + 的 + N 格式」中，一般認為「出租汽車」、「魯迅的書」才屬同形異義，而「出租時間」和「木頭的房子」意義則較為單一。但在特定語境中，如在童話作品中，「時間」可以變用為實物，「木頭」也可以賦予人格化。這種情況下，「時間」也可以像實物那樣拿去出租，「木頭」也可以像人那樣擁有房子。這時「出租時間，概不會客！」「這是木頭的房子。」會在特定語境中形成語用中的同形異義。

(四)語境的映襯和變異作用形成的語用中的同形異義

在語言運用中，由於語言環境的影響，可能會給語句賦予特定的語用意義，有時同一個語言表達片段會出現句意與用意不同，或出現若干個用意，這樣就構成了語用中的同形異義。如：

[19]	教師：上課了！	請安靜！（對教室內本班學生）
		請進來！（對教室外本班學生）（情境不同）
		請離開！（對教室內外班學生）

[20]	呀，不早了！	可能為「快上班了！」	（場境不同）
		可能為「快出發了！」等	

[21] 這些學生在「扮演夫妻」。

[21] 因文化背景不同，在理解上可能出現較大的差異。中國人認為這可能在演戲，美國人則可能認為這是他們高中階段所必修的《婚姻預備課》。該課程要求學生扮演夫妻九週，以學習假定的婚後十年的生活安排。

[22] 你沒有失去的東西就是你所有的；你沒有失去角；所以你有角。——古希臘「長角者」(horned) 悖論

[22] 「沒有失去」一預設「沒有失去已有的東西」，一預設「失去根本沒有的東西」，所以在這語流中形成悖論，即語用中相矛盾的推論意義。

[23] 我說話時正在說謊。——古希臘「說謊者」(liar)

[23] 從它的假可以推出它為真，從它的真又可以推出它為假兩種語用意義。這句話是在不同語指層面上所表現出來的同形異義。實際上這句話是對自身真假的判斷，是對並沒說出的零語句的判斷，不同語指層面合為一體形成了這種自相矛盾的推理。

語篇內描述的環境與語篇外環境一樣也可以形成語用中的同形異義。如[3]電影在這段對話前曾有過關於三太太與高醫生私情的描述(伏筆)，後面又有三太太去幽會事發被抓回處死的情節(呼應)。在這特定語境中，二人為避在場其他人，只有用現場可以說得出口的話，表達只有二人心裏才明白的意思。篇內語境襯托出這段對話複雜而有趣的語用意義。

另外，由於不同類型的語境有時會對某一語言表達片段產生疊加影響，從而會形成不同的語用意義。如：

[24]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唐·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

這首詩語篇內環境反映的是溫柔羞怯的新娘問新郎她明早拜公婆這樣裝扮合適不合適。篇外現實語境是「近試」，朱慶餘是想向時任水部員外郎的大詩人張籍打聽自己的文章寫得怎麼樣。因此該詩含有兩種不同的語篇意義。這應該算是典型的同形異義的詩篇。

現代作家端木蕻良也曾寫過一首類似的詩。1942年春端木蕻良住桂林，每天都有文學青年慕名探訪，為了潛心寫作，他在書房門上貼了一首詩：「女兒心上想情郎。日夜芳箋十萬行。月上枝頭方得息，夢魂又欲到西廂。」語境不同，詩的用意有異。詩面為閨房之怨，用意則為書房謝客。